

骑马的新娘

■石钟山

兵更是对她居住的城市北京感兴趣，问这问那的。她在后面大着声音一一地答了。老兵对北京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老兵告诉她，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想去一趟北京，看一次升旗。王林上次探亲休假时，他们两人也赶到天安门前看了一次升旗，两人一大早就出发了，他们骑着单车赶到天安门前时，看到金水桥边的城门处，升旗的队伍正铿锵地走出来，他们忙奔过去。这里已聚集了许多看升旗的人，王林打开手机把升旗过程都录了下来，一边录还一边说：战友们，我现在就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看到了吗？我们的国旗升起来了！当国旗在国歌的伴奏下升起时，王林举手向国旗敬礼。观看升旗的人群中也爆发出一片欢呼之声。

二

她和王林从初中就是同学，高考时，王林考上了军校，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地方大学，他们的恋爱就是那时开始的。后来，王林军校毕业去了北疆的哨所，她在北京找了一个公司上班。一晃，他们已经恋爱5个年头了。有一次，王林休假回到北京，突然对她冷淡起来。一连几天不见她。她找到王林家，从家里把他拉出来，他终于说：我在边防，一年才能回来一次，欠你的太多，要不咱们就分手吧，你找一个能时时照顾你的男人。她听了他的话，当场就哭了。那次，她伏在他的身上，真切地告诉他，这辈子，非他不嫁，山再高路再远，她也要等他。后来，他们就开始商量他们的婚礼。

她是日头还没当时骑上的马，日头偏西了，哨所还没有到，马喘息着，挣扎着在山路攀登着。有时脚下压根儿就没有路，马蹄硬生生踩出了一条路。老兵怕她有闪失，不停地吆喝她身下的马，从老兵嘴里她知道，骑马的这匹马叫“黑骏”，多么漂亮的名字，完全符合这匹马的身份。这匹马，通身都是黑色的毛发，英俊健壮。每当老兵吆喝黑骏时，马似乎听懂了，“哎哎”地作为回应。

意外就是在悬崖旁发生的，还是老兵走在前面，她和黑骏跟在后面，老兵不时地提醒：注意山上的落石。老兵的话刚说

完，山坡上一块落石响着滚落下来，她身下的黑骏去躲那块落石，却被小路上另一块山石绊倒了，倒地的一瞬间，黑骏侧过身子把她甩在里侧，自己却滚下山崖。她听见黑骏一声长嘶在山崖下传递着，半晌，山下一声闷响，然后一切就安静下来。她好半晌，大脑都是一片空白。

后来，是老兵牵着马，她骑在马上，去攀登最后一段通往哨所的路。她怀里的薰衣草已经乱成一团，她不停地哭泣，泪水不停地打在薰衣草上。老兵开始说黑骏，这是一匹通人性的战马，有一次巡逻，它救了老兵一次命。也是在一处山谷里，赶上了雪崩。为了躲避雪崩，黑骏开始奔跑，可速度远不及雪崩下来的迅速。黑骏那一次也是把老兵甩落出去，自己却被大雪埋住了。后来，还是王林排长带着战士们抢救及时，黑骏被救了出来，为此黑骏还荣获了一次三等功。在战马的序列里，也是奖罚分明的。

天黑透了，他们才赶到哨所。全哨所的人都迎了出来，他们分成两排站在山路上，他们打开手机，让手电光束织成一张网迎接着她的到来。她从马上下来，一下子便扑在王林怀里大哭起来，不知是哭自己大难不死，还是为黑骏的意外而感到难过。

因为黑骏发生意外，整个哨所都显得很沉闷，了无生气的样子。王林似乎也多了心事。

他们的婚礼还是在第二天如期举行了，虽然一捧薰衣草已经摔烂不成样子了，但还是成了他们婚礼上最抢眼的一道风景，整个哨所都荒凉一片，只有石头，不见一点绿色。她穿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婚纱，王林躬下身，给她戴上了一枚用子弹壳做成的戒指。王林把这枚戒指戴在她的指手上，她觉得比山还重。官兵们用热烈的掌声庆祝他们的婚礼。她抬头看见王林和官兵们龟裂的一张张笑脸，泪水又一次不可控制地流了出来，她又想起那匹叫黑骏的战马。

三

半年前，她和王林就计划好了，这次他们完婚，她要陪他在哨所里住上半个月，他还答应带她去巡逻一次，让她亲自

看一眼他们守护的界碑。那是怎样的一种美好呀！她在他发给她的照片中看见过神圣的界碑，他也无数次给她讲过巡逻发生的趣事。不料，在他们婚礼的当晚，王林接到上级一条关于天气变化的通知：近两天会有大雪降临到哨所的山上。王林以前告诉过她，大雪一封山，整个哨所就和外界失去了往来，哨所便成了孤岛。

暴雪来袭，意味着她马上就得上山。第二天一早，王林牵着马送她下山，这匹马是枣红色的，和黑骏一样听话，也通人性。她上马时，这匹马照例舔了舔她的手，然后用温顺的目光望向她。她骑在马上又想起了黑骏，眼睛再一次潮湿，在模糊的视线里和哨所官兵告别。官兵们列成一排，在她身后为她唱了一首歌，是斯琴格日乐演唱的《新娘》：穿上吧你的红衣裳，露出你的笑脸来，世间沧桑变化快，有多少执着的等待……这首歌她也会唱，在心里和官兵们一起哼唱起来。她一路泪流满面，走了好久，翻过一座山头，官兵们的歌声仍隐隐约约从身后传来。

到了黑骏落崖处，她让王林停下来。她走到崖边，把手扩成喇叭状，冲山崖下一遍遍地喊着黑骏的名字，山谷里传来阵阵回响，王林背过去偷偷拭泪。

他们赶到山下时，兵站接她的车已经在等候了。她立在车旁一定要王林骑上马，王林依了她，她站在马下仰起头冲马上的王林说：你骑马的样子真帅。她走过去，拍了一下马的身子，马听话地向来的路走去。她挥着手向王林告别，王林不时地扭过头向她告别。她站在一块石头上，唱起了一首练了好久的歌《今天我是你的新娘》：披上这一身洁白的纱，你我一同步入婚姻的殿堂，今天我做你的新娘。今生我就住在了你的心房……她用歌声为新婚的丈夫送行。丈夫和马已经不见了，她依旧在唱，她知道，王林一定还能听到她的歌声。

今天我做你的新娘，今生我就住在了你的心房……车在山路行驶了好久，这首歌仍然在她心里一遍遍地唱响。

治，于1943年病逝，享年55岁。临终前，刘葛祥交代齐桂英藏好收据，不要惹祸。

数十年来，齐桂英把3张收据包好，藏在土砖墙的墙缝里，从不和人提起。1976年，齐桂英临终前才将这个埋藏了40年的秘密告诉了子女，并详细地说了3次捐款的经过。齐桂英去世后，儿女们翻箱倒柜到处寻找，最后在母亲的一件衣服口袋里摸到一个小纸包。小纸包包了好几层，打开纸包，正是3张泛黄的捐款收据。

收据是写在土纸上的，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边角有些破损，盖有公章或枚私章。3张收据落款时间分别为：1935年6月25日，1935年7月1日，1935年7月25日。

刘培善后来成为开国中将，他一直没有忘记刘葛祥这个农民兄弟，临终前嘱托妻子一定要找到刘葛祥或者他的后人。后来刘培善的妻子终于和刘葛祥的后人取得了联系，感谢刘葛祥同志对红军的支持。

如今，刘葛祥的家乡酒埠江镇已是攸县最富裕的乡镇之一。刘葛祥的后代人丁兴旺，出了十几个共产党员，他的后人都过上了刘葛祥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

现在，每到春天，在刘葛祥坟墓周围就开满了鲜艳的杜鹃花，仿佛是刘葛祥开心的笑脸。

刘培善家并不富裕。但是他又将卖早稻和菜油积攒的14块银圆交给了刘培善。他说，你们还有困难，等到月底再来吧！

刘培善再次郑重其事地出具了收据，还盖了公章。

当时，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和12名随从携带枪支、译电码、文件等叛变了，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7月25日晚，刘培善第三次来到刘葛祥家。

此前，刘葛祥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又向姐夫关龙生借了10多块银圆，一共凑齐30块银圆捐给了红军。刘培善又出具了一张收据。

刘葛祥把全部财产捐出后，生活异常艰难。更糟糕的是，敌人将刘葛祥和他的姐夫关龙生都抓走了。他们被关在狱中好几个月，还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刘葛祥始终未透露半点有用的信息。

刘葛祥出狱后伤病缠身，因无钱医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有29位功勋党员获得“七一勋章”，其中一位百岁老人以“赓续红色基因的先烈后代”之名，获此殊荣。她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

瞿独伊也像父亲一样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曾坐过反动派的监狱，在严刑拷打之下坚贞不屈。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开国大典上担任俄语翻译，让毛主席的声音传遍了世界。此后，她作为新华社社常驻莫斯科分社的记者，驰骋在新闻战线上。她没有辜负父亲和母亲对她的培养与期望。回首父亲和母亲携手走过的人生，她仍然十分感动。

1921年5月，她的父亲瞿秋白早在俄国求学期间，就在同乡好友张大雷介绍下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聘为上海大学教授，并担任社会系主任。这期间，他遇到了善解人意、才貌出众的杨之华。杨之华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除了参加学校各项活动，还参与社会上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她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喜欢听瞿秋白的课。

杨之华曾在其回忆录中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和瞿秋白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是1924年初，那天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拿着一顶帽子，头发向后梳着，额角宽广，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近视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他站在讲台上，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从容，声音不高，但站在课堂外边的同学也能听得到。秋白讲课的习惯，是先把讲义发给大家，让我们预习，到讲课时，并不照着讲义念，而是引用丰富的中外古今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当时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杨之华的这段文字，言语间充满了对瞿秋白的尊崇之情和倾慕之意。

一天，杨之华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处汇报上海妇女运动发展情况，恰好瞿秋白也在那里。他担任翻译，帮助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

不久后，经瞿秋白介绍，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俩不仅成为一对心心相印的情侣，而且成为革命营垒的亲密战友，开启了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人生历程。

婚后，他们互敬互爱、相依相伴，不论是面对血雨腥风、刀从剑树的严峻考验，抑或陷入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复杂斗争，始终并肩战斗，毫不畏惧。

瞿秋白体质较弱，久患肺病，但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尽管杨之华也颇为忙碌，她却从不让瞿秋白为家事操心。从少年时代就过着漂泊生活的瞿秋白，终于找到了停泊生命小舟的港湾，深感欣慰。多才多艺的他，特地自制一枚印章，将他们两人的名字拆开，镶嵌在印章中。从此，“秋之白华”成为他俩的合称，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长地久、永不分离。

令人痛惜的是，瞿秋白和杨之华这对红色伉俪，仅仅度过了10年的恩爱时光，减去瞿秋白到苏区工作、音讯阻断的两年，实际上只有8年。而这8年也是聚

永远的「秋之白华」

■邢秀玲

少离多，只靠书信表达彼此的感情。瞿秋白写给杨之华的书信有20多封，每一封都像一团炽热的火、一束绚丽的花、一碗浓郁的酒。在此，试引其中一封书信的片段：“我如何是好呢？我只想快些见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我最近几天觉得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球……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如何的带你读俄文……”

1933年1月，正在上海养病的瞿秋白接到中央通知，前往苏区。杨之华因工作无人接替未能同行。离别之前，瞿秋白精心整理了近3年的文稿，又将自己的10个新笔记本分开，对杨之华说：“这5本是你的，那5本是我的，我们分别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头，重见时交换着看。”他又指着桌上的一摞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定了半年的读书计划。”

瞿秋白看着那些不能带走的书，遗憾地说：“我爱读的这许多书不知能够保存到什么时候？希望你快来！如有可能，书也带来。可是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杨之华安慰他：“不要紧的，过去我们分开过6次，不是都重逢了吗？这次当然也会一样！”

仿佛有某种预感似的，瞿秋白无比深情地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的事。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即使我们不能分享胜利的喜悦，一起牺牲也是无上幸福的！”

不幸被他言中。一年后，他在福建长汀被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先以高官厚禄相诱，他坚若磐石，毫不动摇。敌人又以死亡相威胁，他也同样从容淡定，面无惧色。1935年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牺牲时，杨之华35岁。在平复了巨大的痛苦之后，她将绵长的思念织入了回忆瞿秋白的文章之中，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瞿秋白洒下鲜血的这片土地，奉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太行秋风(中国画) 马乐作

长征

第5260期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一

莫小北是骑着马来哨所的，她这次哨所之行，是要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半年前她和哨所的王林排长就商量好了，要在这个夏季完成他们的婚礼。

兵站的车只能开到哨所的山下，还有很长的一段山路，顺着山势高低起伏着，有的路段就靠近悬崖，悬崖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

莫小北赶到山脚下时，哨所的老兵牵了两匹马早已等在山下。在来时的路上莫小北采了一捧薰衣草，汇在一起，一片蓝色被她捧在了怀中。她知道王林就喜欢这种蓝色，她对他说过：蓝色深沉，更适合男人。有一次王林探亲，他们去百花山玩过，那里有大片大片的薰衣草，她和王林站在成片的薰衣草旁，他们自拍了一张照片，俩人幸福地冲着远方笑着，身后是汪洋一片的薰衣草颜色。这张照片成了他们各自手机的屏保。在王林不在的日子里，她只要拿出手机，便看到两人在一片蓝色的海洋里。

老兵告诉她，王林排长巡逻还没有回来，下山接她便由老兵负责了。这是她第一次骑马，马又高又壮，却非常听话。起初她不敢接近马，老兵就鼓励她：这是军马，通人性，不会伤害你。她试着接近这匹马，马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把头靠近她，还伸出舌头在她手上轻舔了一下，顺势把自己的头偎在她的怀里，做亲昵状。她在老兵的帮扶下，终于骑在了马的身上。马似乎在迎接着她，“哎哎”地叫了两声，抖一抖身子，老马识途地向山上攀去。

她知道，王林他们巡逻有时就是骑着这样的马匹，王林以前给她发过照片，王林骑在马上带领战士们翻山越岭地巡逻。那会儿，她认为王林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上山的路很窄，容不下两匹马并肩前行，老兵骑在马上只能走在前面。老兵似乎有很多话要说，说王林排长，也说他们哨所，滔滔不绝的样子。老

三张收据

■陈夏雨

棍，衣衫褴褛，像个乞丐。刘葛祥问他怎么不穿草鞋，郎中说，路上的石头太尖，稀泥也多，舍不得穿。说着，郎中高高地举起右手。刘葛祥看到郎中手上抓的是他送给他的那双草鞋。草鞋在郎中手上，像他抓的两条草鱼一样。刘葛祥眼一热，觉得郎中那么看重他送的东西。

刘葛祥要婆娘赶紧帮郎中缝补一下。郎中说，先别忙补衣服，有没有吃的？肚子饿瘪了。刘葛祥从灶里翻出几个红薯。红薯皮上还冒着热气，香喷喷的。郎中把红薯连皮一起塞进了嘴里。他告诉刘葛祥，他叫刘培善，是红军政委，在排山、东塘一带执行筹款任务。

刘培善告诉他，红军给养十分困难。刘葛祥说，你在有难的时候能想起我，就是把我当兄弟。你脱下衣服，让我婆娘帮你补补。

刘培善说，我还有兄弟呢，能让进不？刘葛祥说，你说哪里话，一家人，快让他们进屋！

几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红军战士列队站在屋前的一棵皂角树下。刘培善一挥手，他们就迈着整齐的步伐，跨进了刘葛祥的家门。进门后，还不忘向刘葛祥和齐桂英很庄重地敬了个军礼。刘葛祥和婆娘哪受过这么重的大礼？他们平时都是被国民党兵撵得四处逃窜的人。

刘培善说，国民党将红军分给穷人的土地又收了回去。红军在山林打游击，饿着肚子与敌人作战，快要支撑不下去了。这才来求兄弟帮忙。

齐桂英端菜进来，听了刘培善的话说，我用的万金油都是你给的。你是好人，红军是好人。

齐桂英说着，手伸到柜子里翻出所有的银圆，交给了自己的男人。这些钱是他们好不容易存下来，打算用来看病、买种子、生娃娃的。但刘葛祥毅然把钱给了刘培善。刘培善清点了一下，竟有